



客中消遣錄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三十二版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編輯人
校閱人
發行人
印刷所

上海
河南路
三馬路
北首
琉璃廠
交流
永漢北
南陽北
長沙路

古越東騷
琴石山人
徐寶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
會文堂新記書局

客中消遣錄

全書
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
酌加
郵費

序

說部夥矣而短篇小說久傳人口者莫如蒲留仙聊齋誌異一書蒲之作此書每篇之中各有寓意非勸卽懲不便明言則假諸狐鬼以爲詞後之閱者或疑其好誕或病其導淫豈知作書之旨哉然蒲氏則固謂有知我者惟青林黑塞間誰生炬眼能識繇來書雖盛傳亦第賞其文字之簡潔與事迹之離奇已爾蒲書作後踵起者皆莫與之逮自歐文遂譯而體製一變自雜誌盛行而格局又一變龐言雜沓蝶語浸淫於是以昔人爲好誕者今果好誕矣以先作爲導淫者今果導淫矣夫小說之作勸善儆惡所以補聖經賢傳之未逮讀聖經賢傳往往未終編而卽勸讀小說則雖一知半解之徒亦且醺醺乎有味也故經傳之有功於世也大而小說之有功於世也尤大假令廁以荒唐之語穢褻之譚供一時之悅目且猶不足壞萬人之心術則已有餘社會方沈溺於禽蟲獸慾中而不知返安堪令傷倫漬化之書再行於世世無祖龍吾恨其不盡付一炬也鄙人不敏有志作新恆慚未逮第因筆墨餘閒漫焉

哀錄於目所睹者擇而輯之於耳所聞者又酌而記之共得數十則集爲一編自問雖無當大雅而較諸蕪穢鄙俚者固相去有間矣且立說無方不拘一格舉所謂社會時事歷史人情偵探寓言哀感頑豔諸說體備見一斑俾閱者神遊目想於卷帙間探盈虛之理達禍福之源其庶幾借鑒有資能近取譬乎縮印成爰誌數語以弁簡首中華民國七年二月古越東帆氏識

客中消遣錄目錄

卷一

趙善人	一
苗喜鳳	四
黎某	七
麻城獄	一
奇女	一七
智婦三則	二四
騙術三則	三一
情耦	三六
孽緣	四六
衛生	五二
鞭子大王	五九
章十一娘	一

客中消遣錄 目錄

于青天	六
華十五	一〇
燕尾輕	一四
萬人迷	一七
舟緣	一九
劉姬	二三
包義團	二六
印月僧	三二
魯駟	三七
義太	四六
義丐	四九
補恨	五二
丐仇	五八
狸媒	六三

卷三

徐天官	一
其二	四
琴娜	六
紅兒	一〇
妾命	二九
丐捕蛇	二六
賽崑崙	二二
鬼妻	一五
紅生	四〇
苦鴛鴦	四九
謀婚案	五三
兒頭案	五十七
盜俠	六〇
秦生	六八

卷四

大刀王五	一
黃面虎	三
情天精衛	六
尋徒	一八
奕技	二四
婚妒	二八
陳阿尖	三二
易嫁	三六
奇緣	四三
慧婢	四九
衛宮人	五六
龔半倫	五九
華氏	六二

客中消遣錄卷一

趙善人

趙廉字志芳。安徽太和縣人。性慈祥。樂善好施。鄉里有公益事。輒解囊伙助之。見鰥婦孤兒。賙卹備至。推食解衣。不吝也。里人稱之曰趙善人。

有吳德讓者。延陵之後裔也。秉質冲和。與趙相伯仲。以此聯爲莫逆交。惟趙頗小康。而吳則赤貧。吳匱乏時。向趙乞貸。無不允。未聞索償也。吳嘗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趙君。趙謙不敢當。吳雖極力籌措。時貸時償。而償不敷。貸負趙猶不止。十百計不意。貧魔未去。病魔又纏。困頓支離。竟致不起。趙隨時探視。至彌留之夕。吳泣語之曰。予負君。逋已不勝計矣。極思一一償還。免辜厚誼。無如天不假年。二豎爲厄。行將辭塵世。而登鬼錄。死不足惜。如負君何。趙亦流涕曰。友重義不重財。君豈以趙某爲市僧交哉。請君勿介意。吳復曰。上有老母。下有妻孥。并有一弱妹。未嫁。親茲四口。情實可哀。予負君。逋不能償。今尙欲以此相託人。其謂我何。然虛度一生。落落寡交。除君外。無他知己。今將死。不得不向君哀鳴。君其憐之。趙曰。君母。卽我母。君妹。卽我妹。君妻。卽我嫂。姪請無慮。君病能療。更佳萬一不諱。君之責。皆我之責。決不負托也。吳以首側枕。作叩謝狀。趙却之。暫別出門。翌晨再至。而吳竟逝矣。

吳歿後。趙親送殮。復代爲治喪。費用皆自趙出。既葬。吳家日用之需。亦皆由趙供給。所費殊不貲也。久之。情漸淡。給資亦漸少。又久之。益加靳矣。吳家屢索。屢不應。吳妻憤恚。徑詣趙家。語趙曰。君之厚誼。非不足感。然善始。尤望善終。亡夫以四口托君。誠望君之全終也。君不允則已。既允矣。則言猶在耳。奈何行不顧言耶。趙正色曰。嫂誤矣。予家亦有妻小事能時時他顧。嫂毋徒責我也。吳妻曰。求人不如求己。未亡人亦知此。譬如君且背約。益信求人之匪易也。趙冷笑曰。嫂既知此。奚待煩言。此後請求已毋專求人可耳。言已奮然入內。不之顧。吳妻忍氣而歸。與姑述趙言。閉戶而哭。皆失聲。巫峽哀猿。無此淒切也。

哀未已。而門外剝啄聲。直達戶內。吳妻收淚啓門。一老人携杖入視之。乃鄰翁沈叟也。問何事。哀號。吳妻詳告之。沈叟曰。趙某亦太不情矣。向稱之爲善人。何意名不副實。若此。余願代爲誚讓也。吳母止之。且曰。有初鮮終。人情同然。若漫加誚讓。是併前惠而亦忘之。施者倦矣。求者無厭。未始不足滋謗也。沈叟曰。予家雖微。然薪米且尙有餘。當勉籌接濟。所慮者來日方長耳。必不得已。以針黹博升斗。亦貧家婦女之常情。針黹不足。贍可向予取給。予雖老。救災恤隣。固有志焉。吳母曰。予媳與予女。頗擅女紅。但不能爲無米之炊。奈何。沈叟曰。予當代籌之。吳母曰。資本有着。銷售無人。可奈何。沈叟曰。是亦屬諸老朽。於是母率婦女等拜謝。沈叟讓而起。策杖出門。令吳妻隨取薪米。并爲購布帛針綫等物。以畀之。

吳家得此接濟。甚德沈叟。且因遭趙之白眼。益自刻勵。昕夕縫紉。雖勞不憚。每成一物。交沈叟手。無不立售。由

母生子。由子生母。輾轉相生。除取作衣食外。且稍有贏餘。積少成多。幾小康矣。逮吳妹出嫁。吳子成童。歲已數易。而吳母七秩壽辰。適屆開筵。招客親朋畢集。沈叟密邇吳家。最先至。吳母笑顏相迎。命媳若子趨出拜謝。沈笑却之。繼而趙廉亦至。由從者擔酒相隨。登堂祝壽。吳母喟然曰。趙君之物。不敢領受。且吾家與趙君契闊已數年矣。曩昔受恩不之報。豈尙可領茲盛禮耶。吳妻更含怒色。見趙轉身竟入。沈叟在旁不禁太息曰。姥誤矣。嫂尤誤。恩人在前。乃反讎視之乎。衆聞言駭愕。母益疑。因詳詰之。

沈叟曰。趙君固施恩不望報者也。素囑余守秘密。顧今狀余不得言矣。余之所爲彼教之。姥家所有。皆彼之賜。余特爲居間人耳。姥未之察。乃以怨報德。毋乃不平。余不言。是使世間無直道也。吳母曰。老丈所言不甚詳。請明以教我。沈叟曰。是當轉問趙君。母乃起與趙爲禮。趙答禮畢。乃語母曰。生友之約。不可忘。死友之約。更不可負。余雖不敏。寧敢爲負約之罪人耶。所以如此者。以嫂與妹俱年少。恐坐食偷安。轉損閨德也。沈叟係吾鄉老成人。特與密商。令叟爲間接之調恤。使嫂妹諸人銜我而激成志氣。感叟而助長精勤。勞其筋骨。保其堅貞。則家賴以造。而吾可以對死友矣。累年縫紉之物件。皆在吾家。並未售出一物。今無所用之。願取贈親友。以作紀念。遂令從者回家。肩一巨篋至。啓視之。果皆吳家針繡物也。一一携出。分贈座中客。於是吳母延趙上坐。歛衽謝過。吳妻與子亦出拜之。趙亟避席曰。何謂朋友。何謂道義。相賙相卹。乃朋友應盡之義務。何足言德。吾固欲秘之。不宜也。既沈叟洩言。不能再秘。還願闔府愼終如始。克勤克儉。則亡友有知。亦應含笑矣。闔座鼓掌稱

善歡飲。竟日乃散。趙亦別去。自是兩家往來如初云。

閱者曰。語有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趙生者。洵可謂生死交也。慨自人心不古。友道澆衰。平居里巷。相慕悅。飲食游戲相徵逐。詡詡然自稱爲莫逆交。迨貧富懸殊。貴賤迴隔。則卽反眼。若不相識。甚且有下石投甕者。遑問其爲死後耶。聞趙善人風。亦可少愧矣。

苗喜鳳

世道日衰。人心不古。魑魅罔兩之屬。橫行白日下。自好者流。反跼蹐無容身地。以此習俗移人。競尙狡詐。語以忠孝節義事。輒掉頭而去。循此以往。恐名節亡。人種將滅矣。聞清故老言。浙江桐廬村有苗喜鳳者。賊而義者也。賊猶知義。能不稱之。

桐廬多山地瘠而民貧。夙爲盜賊出沒地。苗亦操此業。晝伏夜出有年矣。身短而悍。能上五丈餘高牆。踰城如踰檻。行城樓上。輕捷如猿猴。以此行竊既久。無能捕之者。一夕過某村。思逞其故技。更闌月黑。萬籟無聲。方張其灼灼之目。四覓巨廈。忽聞有悲戚之音。自西南來。細聽之。乃一女子泣聲也。苗性好奇。欲一覘其異。躡聲而前。覺出自南嚮之矮屋中者。一躍升屋。見西室內殘燈尙明。啓瓦俯視中。一敝牀隱隱有呼痛聲。因爲帳所掩。不辨其誰何也。覆瓦而起。自檐上窺庭中。有一妙年女子。炷香瓦鼎。望空而拜。且泣。泣且祝。語嚶嚶可辨。其語曰。家寒弟幼。所依惟母。母病殆。秀玉一女子。身無力。購藥餌。自恨烏私。未報願。以臂肉和血。爲母療病。母生。

兒亦生。天神在上。請鑒愚誠。默賜保佑。萬一母壽已終。不便再續。秀玉更願減壽爲母增壽。算以弟年長爲期。語至此。驟出小刀。白如霜。捲袖露臂。持刀欲下。

喜鳳知其將割股也。奮身作鷹隼狀。捷下庭中。直出女前。女大驚。喜鳳搖手曰。毋恐。我卽義賊苗某。特來救汝。無惡意也。汝須知。割股傷身不足爲孝。缺藥費寧我贈汝休學。愚人所爲。遂探懷出銀置案上曰。此銀約三十兩。可作藥餌。貨速延醫。無少緩。數月後當再來探視也。女欲拜謝。而苗已杳然如黃鶴。女乃望空遙拜。不復割臂。乘夜延醫診治。奈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越二三日而母竟逝矣。

女遭母喪。一慟幾絕。轉念母待葬。弟尙幼。未可輕以身殉也。乃勉強節哀。出醫藥。所餘之贈銀。爲母置棺備殮。藁葬如禮。葬已。貲亦罄。爰爲鄰家縫紉。本十指所出。養弟贍生。女故有葭莩戚。務農爲業。至是聞女與弟鬻勞失依。遣人迎養。女泣然曰。老母新逝。苦塊未寒。秀玉雖一弱女子。殊不忍遽棄敝廬。卽違親靈也。戚誼誠可感。但姑俟異日。於是一椽矮屋中。僅留遺雛二人。孤燭慘淡。竟夕思親。縫紉之餘。哀號不輟。當局固悲不自勝。局外亦聞而酸鼻矣。不意人情叵測。禍不單乘。彼狡者童不可與言。而強暴之釁又起。

先是女母曾爲某紳傭。某紳居城中。距女家數里。女亦嘗入城省母。紳子某登徒子之流。亞也。見女美。布衣麤服。不減芳容。因微詞以挑之。女毅然不可犯。紳子又出金啗母。願娶爲妾。女母欲正言拒斥。轉念依人籬下。未便使氣。乃詭以有夫辭。紳子料其詐。語之曰。爾母欺我。卽使羅敷有夫。亦可向彼離婚。轉而嫁我。予憐爾女嬌。

小不應適村夫牧豎家橫遭磨折故爲爾設想及此若以女妾我則豐衣美食享用無窮爾亦得依我終老庸非幸事女母不與辨訴諸其父父訶責之乃已然其心益銜恨矣女母知不可久居辭紳還家紡績度日至女母歿而紳亦死紳子欲報前怨與僕媼密商聞女以縫紉營生遂詭遣傭媼常持衣餌之

險哉女安知狂且計媼屢至女家使製衣工價較豐又甘言厚詞伴作憐憫狀女視之不啻如再生母輒感且泣媼又屢購果餌以飼其弟弟尤相依如命幾不忍一日離也媼嘗遊女過其家女初不允繼以一再嚴拒似出不情姑許之暫以弟寄戚家而隨媼出門媼家在城內與紳子家比鄰紳子預鑿其牆溝通後室女入媼宅媼導入紳室設酒相待女猶以爲媼家也與媼飲絕無戒心飲半酣媼以諸蝶之言進女少覺其異停樽防醉默然不答而已既而日將西下女辭媼欲歸媼強留之不可正相持間突有一少年入陡抱女軀女驚視之乃紳子也大呼求救紳子曰今日已入吾手任汝喊破嬌喉不令汝完壁而返也女死力抵拒卒之女不敵男况又有媼助虐用絮塞女口并推女仰臥牀上盡褪其衣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肉體橫陳芳心已碎矣紳子喜甚亟褫去己衣欲騰上女身以快其慾此時正危急萬狀有玉碎慮無瓦全望也媼笑曰嬌嫩之軀不堪受損願公子好爲之言未已窗外突來飛刃中媼腦書然而踣紳子正驚視間忽有人從窗外飛入足及其身亦倉猝倒地其人舉足踐其上數之曰父尚在殯夫婦亦宜分居汝乃誘人家良女欲行強暴汝罪尙可貸耶紳子方呼饒命其人已自媼首拔刃當胸刺入不待覆斫而已斃矣亟令女起著衣裙負諸背上躍出窗外

履屋如平地。踰城出郊。謂女曰。爾不能再返。故廬爾弟何在。可同往我家避難。女曰。余弟暫寄戚家。去此只里許耳。然以兩人累君於心。何安。其人曰。救人救到底。休作厭聽語。遂負女至其戚家。置女於門外。令導之入。向戚家叙前事。卽挈其弟出。履船返桐廬村。其人非他。卽義賊苗喜鳳也。

苗挈女與弟至家。女乃整容拜謝。并問苗曰。適墮惡人計。險被汙辱。君何以知。妾入網救妾於至危至險時耶。苗曰。我今日遵約探視。見爾屋重閉。窺之無人迹。驚疑不解。問諸鄰。始悉爾已入城矣。我知爾與紳家有讎。防中奸計。亟入城至紳家。聞南樓呼救。潛身窗外。以覘之。不意正如我所料。爾之不遭汙辱。亦非我之力。乃上天鑒爾孝思。令我。不期而相救也。女曰。感君之德。不啻二天。自問將何以報。君苗曰。我豈望報哉。女曰。施恩不望報。義士固然。但妾心終未安也。言至此。紅生於頰。低首拈帶。苗曰。母作他想。我非好色者。脫爾於險。轉欲娶爾爲妻。義乎。何有爾情。可感。然陷我不義。反非我救爾之初意矣。女乃不敢言。後竟爲女別擇良婿。并撫其弟至成人焉。

閱者曰。賊惡名也。義美德也。如苗喜鳳之所爲。俠士中猶罕遇之。不意見之於穿窬中。然則苗殆爲借竊行義者。借竊行義。義賊云乎哉。吾直稱之曰義俠。

黎某

拳術爲中國之武士道。向以少林派爲正宗。惜其後罕傳。原其故。蓋因爲技師者有口授。無筆述。而又不肯輕

易授人以致斯風絕響。迄今談少林學派殆已成爲廣陵散矣。然亦未嘗無埋迹深山者。壽州黎某事可證也。黎某以筆工著。獨擅技擊術。嘗兀立桶中。使衆人揮利刀斫其腰。刀集而黎杳。衆奇之。停刀而黎又植立。再斫再杳。細加勘驗。乃知黎身輕捷。遇刀則縮入桶中。否則依然挺立也。又嘗令人縛其身。縱橫數十道。愈緊愈妙。迨一經施力。繩皆寸斷。縱跳如飛。以此大江南北多有耳其名者。黎嘗自謂未遇敵手。擬出遊訪友。以試其技。偶聞齊魯間多勇士。遂率其徒一人渡江而東。越沂泗登秦嶽。歷龜蒙野行露宿。微特無勇士蹤抑且無虎狼迹。遊歷有日。興盡思歸。循原路而返。其歛望可知矣。

歸途日暮。權借破廟爲栖宿地。夜將靜。二人席地欲睡。忽有怪聲自西南來。其音哀而厲。黎某躍然起。語其徒曰。此鬼魅聲也。語未已而聲漸近。屋內亦颯颯然彷彿陰風環繞。慘砭人肌。黎自戶隙窺之。皓月俱黯。澹無光而怪聲尙未絕也。回顧其徒已瑟縮一隅。在己亦不禁毛髮森豎。作驚惶狀。既而聲止。覺有人叩扃。料爲鬼物。不之應。俄有珊珊之影移近。階前視之。乃一明眸皓齒。霧鬢風鬟之美人。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此真所謂咄咄怪事者也。

黎方欲詰問。見美人已緩步前來。盈盈欲拜。黎仗膽曰。爾何人。敢來此地。美人曰。妾乃前村養媳耳。黎曰。爾既爲前村養媳。正宜靜守家門。胡踽踽至此。有事請速告我。何拜爲。美人曰。無他。遭翁姑虐。煩大力相援。黎笑曰。爾遭虐私奔者耶。爾私奔欲從我去耶。爾休妄想。爾非人類。殆欲設詞以魅我者。我黎某乃堂堂男子。寧墮汝

術美人以手拈帶并嬪覲。二人面淚皆瑩。瑩似不勝懷楚者。黎某拔刀出鞘。以刀擬之曰。爾毋爲此狀。黎某壽州勇士也。閱世多矣。寧有不知爾真相。爾速返安居。墟墓免汙吾刀。無情休怪。休怪。美人驚駭。却行數步。復徐徐言曰。君正人。既窺破行蹤。請以實告。妾實魅也。爲怪所迫。令餌行客。妾今去。怪將復來。請君慎防之。黎不應。美人欲退。旋復轉身曰。此怪不易敵。一失手。卽爲所噬。君等宜速行。此去東北有一書生家。可避。切記。切記。毋自誤也。言畢。遂從牆陰而去。倏忽不見。

黎某恃其勇。仍向月光下摩挲寶刀。無速行意。其徒則面色如土。向黎某曰。女鬼之言。不可不從。請師注意。黎曰。有寶刀在。何畏怪物。其徒曰。彼怪也。恐難與力角。不如他避。黎憤曰。汝無能。可先避去。吾留此。願與怪鬪。力其徒逡巡不敢前。黎詰之曰。倘途中遇怪。子身無援。將奈何。黎曰。汝正可謂膽小如鼠矣。去去。姑與汝同行。於是黎在前。徒在後。啓門徑出。向東北隅往。約數里。果見草舍一椽。內有燈光。自戶隙透出。黎甫以手叩門。門卽隨手而闔。蓋虛掩而未重閉者也。

既入門。見案前坐一書生。倚燈觀書。黎欲與爲禮。書生起。稍稍離座。指案旁之榻。令師徒小坐而已。黎見其傲岸狀。意頗未愜。迨詳矚其容。則一種英爽之態。流露眉宇間。已決爲非常人。乃靜坐旁榻。不敢多言。書生亦未嘗再問。祇危坐觀書。未幾。燈光漸淡。曙色微。乘黎不堪耐坐。擬辭主人出戶矣。忽聞迅風驟至。沙石橫飛。門戶俱震撼。有聲無故自闕。外有怪物。長丈餘。張口而至。目如鈴齒如刃。爲生平所未曾睹者。佇立門外。俯視久之。

書生猶從容自若。毫無張皇之態。既而怪物突入。欲攫黎某。黎不能忍。拔刀迎敵。書生以手相阻。未近黎身。黎已立足不穩。退坐榻上一聲異響。狀若土崩。拭目而視。則碩大無朋之怪物。竟不知何處去矣。

黎起揖書生。婉辭告別。書生曰。且緩。日光猶未露也。少焉日出。東山晴暉映室。乃辭書生行。書生曰。君技雖工。未登絕域。奈何。輕冒險耶。黎請受教。書生舉其瑕隙若干狀。一一示之。黎大駭。汗下。視爲神人。詢以姓名。書生飄然曰。草茅之士。不傳姓氏久矣。黎問怪物已斃否。書生曰。盡覘諸門外。遠視之渺無蹤迹。但有無數血痕而已。還問書生人耶。妖耶。書生曰。謂之人。卽人。謂之妖。卽妖。妖非純然爲妖。大率不離乎人物。卽人。卽妖。卽妖。卽人不。不必詳辨。從君意指可也。黎申謝。書生曰。早知怪物之宜斃。吾手特借君導引而來。冥冥中自有定數。奚待君謝耶。黎出門。卽掩矣。乃悵然而返。

途次遇行人。探問是鄉土風。俱云鬼怪甚多。人迹稀少。間有經此不得返者。餘則未之知也。問茅舍書生。更無有知之者矣。黎自是不敢以術鳴。易鹵莽而爲謙謹。恂恂如文士。然其術則固因是益精也。更數月。有壽州客自東歸。黎再加探詢。答言。曾經是地。居人較多。由前有怪異。而今安輯耳。黎暇時。重往該地。訪書生。白雲渺渺。流水淙淙。并草舍亦化爲鳥有矣。究不識書生爲何許人也。

閱者曰。吾今而知學術之無窮境也。黎挾術自矜。視人世皆非敵手。微書生其不爲怪物所噬者幾希。然書生究屬何人意者。其大俠歟。其劍仙歟。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莫謂世無奇士也。惟塾居不出。愈晦而術

愈失傳。以吾邦之國粹。成古調之絕彈。卒致社鼠城狐爲民間祟。迄未聞有起而剷除者。是正不能無慨也夫。

麻城獄

前清雍正十三年。麻城有大冤獄。得昭雪。人民咸稱快不置。雪此冤者爲縣令陳鼎。陳青天之名。留傳不朽。迄今猶艷稱之。

麻城民人涂如松。娶楊氏爲婦。楊本王祖兒家童養媳也。小家碧玉。楚楚可人。祖兒死。家貧甚。衣食無所出。乃轉嫁如松。如松粗蠢。不合楊氏意。與拙夫居。難爲巧婦。由是不安於室。屢與如松反目。如松又常撻楚之。楊遇撻。卽奔祖兒姪馮大。涎其色。伺楊氏避。卽返。卽邀入己家。甘言勸慰。待以酒食。夜輒留宿。楊氏以怨女而遇曠夫。欲不墮其術中。難矣。私心感治。竟以身報。

如松銜楊甚。任其去而不之遑。楊遂與馮大雙宿雙飛。居然鴛耦矣。亡何如松母病。楊聞之。爲瞞人耳目。計不得已。歸如松家。託詞省姑。如松見其至。卽詈之曰。汝在外作狗彘行。余聞之久矣。來此何爲。楊惱羞成怒。答詞亦不少遜。如松入廚下覓菜刀。將斫楊。楊知之。急奔出戶外。如松猶持刀出追。賴鄰人排解。乃免。楊徑去。月餘不返。楊弟五榮。過如松家。省其姊。如松悻悻曰。汝姊早隨人去矣。汝有何顏來問我耶。五榮曰。汝鬻吾姊乎。曷不令吾知。反說吾無面目堂堂男子。漢甘鬻牀頭人。羞乎不羞。如松大憤曰。吾寧屑鬻婦者。淫賤如汝姊。不